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
第一四七回 賓主分途神功奪目 師生仗義隻手探睛

話說馬如飛迎接周信進裡，走至客堂，周信搭眼一看，暗道：你馬如飛也過於賣弄軟功了，但我周信諒情在你面前總可不至掛免戰牌。想罷，兩人又請了一請，馬如飛由西面上去，周信由東面上去。馬如飛在黃豆上如走平地，不曾見有一粒豆子移動；周信未上黃豆，先用兩手拈住兩旁豆子，遠遠的兩隻手攢著，腳下跑著，嘴裡用氣吹著，只見東邊這一條線五寸多高的豆子，凡他走過的地段皆同刀切的樣子陷在地內，上面可與地一樣齊，沒絲毫高低缺凹。兩人皆跑到盡頭，馬如飛又請周信入座，周信把摠子一看，不覺大吃一嚇。原來周信在外面一望，見上面兩張黑漆摠子，以為只是豆路難走，不料進前把摠子一看，原來是紙糊的。請教此時周信要想再用硬功，是真正想不出個法子來了。因此老羞成怒，說道：「馬道長，你不必見惱，你輸贏軟得來，我輸贏硬要去！」說罷，把一張紙摠子朝上一擲，只聽「嘩拉拉」一聲，打斷三根椽子，那張摠子穿出屋外，被風吹起飄飄蕩蕩，仍從天井中間同風箏樣子落下。馬如飛勃然大怒，便說道：「我設的座位，你有本領就坐，沒有本領你不要坐。周家朋友，你幾千里路跑出來欺人，你膽子也忒大的了！難道我馬如飛迴避你不成？古語說得好，越怕事越是有事，我馬如飛今天就領教領教罷！」一躍步就到了天井，周信跟後也是一躍步躍出。兩人站了門戶，一來一往就走了二三□合。

照江標在旁邊看起來，見得他們著著進宮。但馬如飛打到周信身上比生鐵硬些，周信打到馬如飛身上比棉花還軟些。馬如飛曉得此人週身都打不進，除非直奔他那個地步才好。想罷，一躍步到了周信背後，裝著用那風掃落葉式，腿子轉了一轉，其實並未奔身。周信隨即扭轉身來開發他這一腿，順手暗暗用了個猴子偷桃式，就想進馬如飛的要緊部位。不料馬如飛並不曾開腿，就他轉身之時，馬如飛一個二指添燈，已到了周信的眼下。周信說聲「不好」！曉得這個勢頭是萬萬格不開讓不掉的，反轉迎上去，對住他的二指吹了一口氣。看官，你道這是個什麼用意呢？周信嘴裡這氣能斃斬金削鐵。他見馬如飛指頭到來，心裡想道：他既要取我的二目，他兩指上必要用力；他用著力，經我這一口氣吹到，這兩指就保不住；他要保全二指，必須還要用軟功來避我這口氣；他既運到軟功，這二指便一些沒力，那我的眼睛也可無事。但周信的這個著子也是平時想定的，若是馬如飛手指到時，他才想這個道理，有□付烏珠子也被馬如飛鉤去了。可也奇怪，馬如飛二指將近周信兩眼，果被他一口氣一吹，登時手勁一軟，就這閃電穿針，周信把頭一偏，已經過門。周信暗罵道：你這老賊！很會掉鬼，那就怪不得我周信了。想罷，伸開兩臂做了個老鷹張食的勢子，直向馬如飛撲來。馬如飛就用個醉八仙帶著兔子繡鷹的架落，仰臥在地，一腳直向周信面門踢來。周信收回左臂，變了個龍爪探地式，就馬如飛襠下抓來。

馬如飛喊聲：「來的好！」就勢一滾，順手就用了個雙龍盤柱來抱周信的右腿。周信手健眼快，故意的把只右腿反向馬如飛面前一送、復又一收，馬如飛抱了個空，向前一伸，喊聲「不好」！就勢用了個仙鶴伸腿，一手著地，左腳一起直朝周信襠下蹬到。周信暗道：老賊，你這一著是叫做自家尋死了。周信見他腳到，故意鬆了一著。那馬如飛右腳已進了周信襠下，周信趁勢把腿一攏，已將馬如飛左腿夾住。

馬如飛忙使了個軟勁，要想退襠，那知周信已把馬如飛的腎囊得住。馬如飛喊了一聲「算罷」！跟後又「呀」的一聲登時氣絕。

就這喊的時候，江標在旁見師父不是勢頭，一箭步到了周信面前，假裝個外教樣子來奪周信的手，周信所以全不把他放在眼下，故意抓著馬如飛不丟拿他取笑，不料江標左手忽起，用了個一箭雙雕的旁勢，直從周信左眼鑽入，覷到右眼，連右眼的眼珠一統由左眼拖出，連血帶肉的一把向地下一擲。周信大叫一聲，登時栽倒。

江標此時雖然得手，卻糊塗塗不知怎樣辦法，朝這邊周信望望，真個好笑；朝那邊師父望望，又止不住的要哭。忽然想道：我何不到後園把馮志堅找來，同他商議商議怎樣辦理？隨即走到後園，四面一望並看不見馮志堅他在何處，心中暗暗奇怪。

再為定神看去，但聽見遠遠有條哼聲，江標就隨著這哼聲尋去。原來馮志堅同豬子樣的睡在青草窠裡，在那裡哼聲不絕。江標撥開青草走近前，喊道：「馮師弟，這怎麼樣了？師父叫你跑的呢，你■在這裡怎麼？」馮志堅見問，微微把眼睛一睜說道：「我□分掙扎不得了！師父同那廝交手不成？」江標見問，便把怎樣交手，怎樣師父送命，怎樣自己把周信眼睛取出登時倒地，一一說明。馮志堅聽完，把個頭偏了一偏，向江標點了幾點，就同叩謝他的樣子。便說道：「大仇已報，我同師父雖死，在九泉也當瞑目！」說完，又大叫一聲：「痛殺我也！」江標此時急得沒法，覺到前面兩個死的，此地一個半死半活的，不知怎樣是好？定了一息的神，就想把馮志堅馱到師父牀上讓他睡好，再為想法。岔腳把腰毛下，就想把馮志堅先行扳起才好背負。

剛剛用手才把馮志堅推了一推，忽然四個人走進園來，和尚不像和尚，在家不像在家的樣子，走進園來便喊道：「啥人在裡面？」江標估量著必是周家兄弟，便站起來說道：「我江標在此！」周仁聽說，便先行開口問道：「江家朋友，前面這雙人怎樣交手，你可曉得一些嗎？」江標道：「怎樣不曉得！你家的人是我打死的，難道我江標堂堂漢子，還同你賴不成！」周仁道：「好的好的！愚兄弟還有四人，索性統統領一領教也好！」江標道：「周家朋友，你聽清楚了，領教不領教我江標悉聽尊便。但有一層，你們兄弟四人還是同我姓江的會會家數，還是替你兄弟報仇；還是一人抵一個，還是四人拚一個？」來人道：「這說不定，打傷你就叫會手腳，打殺你就叫殺仇人，至於幾個拚一個那些丟醜的派頭，不是我周家兄弟做的。勿論賭那樣武藝，皆是一人頂一人，不但不作幫手，在旁若插一句嘴，就算我姓周的坍台。還有一層叫你放心，我弟兄四人聽憑你指點一個，那個輸了把你，這三個不必交手，統統算輸。」江標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前面死的兩人，一個是我的師父，一個是你們的兄弟，把他兩人屍骨久久暴露地下，兩造心皆不安。我們約定一個辦法盡今朝半日，各辦喪事，你將兄弟收殮好了，我也把師父收殮好了，明日還在此地大家拚了高低。諸位意見以為何如？」周仁聽說，便向周義、周禮、周智問道：「三位兄弟，你們也斟酌斟酌，照江家朋友這樣說法可好？」三人道：「使得！」四人便對江標齊聲說道：「這樣說來，我們今日就各乾各事是了。」說完，一溜煙的弟兄四個往外就走，去到街面代周信備辦棺木裝殮。這也不在話下。

單是江標自打周家兄弟去後，滿肚憂愁，因想這筆棺木裝殮全無一點出產。我的這師父他向例穿在身上、吃在肚裡，不作有絲毫積蓄。到這大事臨頭，分文沒得，我江標又是個窮漢，這便怎樣辦理？想來想去，忽然失笑道：「有了主意了，好在我家師父人皆曉得他周正，我且用個騙著，將棺木裝殮騙來，就是沒錢把他，諒情他不能由棺材裡將屍身倒出，把衣服剝了去，棺材抬了走！」主意算定，就把馮志堅背起送到馬如飛房裡，將他好好的睡在牀上，蓋起被頭，然後將門反關好了。此時天井一眾閒人左鄰右舍，聽說馬道爺同一個外來和尚比功夫都拚殺了，所以一個個皆跑得來看。內中有些老鄰居認得江標的，見他走房裡出來，都向他問個底細。

江標順便就央他們看了門，自己一逕出門就到了一家棺材店裡。江標抬頭一看，見裡面大棺材、小盒子倒堆得不少，再朝櫃上一看，一個三□多歲的人伏在那裡，一付三刀不見血的面孔，的確天生的一付棺材臉，那招牌旁邊貼了碗大的四個字：領罵不欠。江標就是一個錯誤。就想要走，忽然心裡想道：我既然到此，不妨且同他試試看，大約提到馬道爺總還有點面情。就此走上櫃檯，向那同事問道：「請問老爺，你家這棺材賣多少銀子一隻？」那人道：「棺材有好有醜，價目不一定。你看定那只，著司務搬下來；看定了再談價錢便了。」江標聽說，走到棺材堆上，揀了一隻三底三蓋作中的棺材。問他的價目，那人就跑到後面喊出三四個司務，帶著槓繩，先把上頭加的棺材發下，然後把這個棺材拖出，又把蓋子消下。那人便把手向棺材上敲了幾下說道：「買棺材的客人，你聽聽這條聲腔，你就曉得貨色好歹了。」

江標道：「不醜不醜，請問要多少銀子呢？」那人道：「可要回手不要？」江標道：「你這人笑話，買這樣東西要回手，還有

一點不大順遂呢！」那人道：「這樣說來，你就出二□四兩銀子罷。」江標道：「我有一事，價錢就照你事。但是死的這個人你們也派認識，就是馬如飛馬道爺。他現今親了還不曾到來，須要明日此刻才有錢呢。」那人不待他說完，他就同得了搖頭瘟一樣說道：「不成功不成功，你不看見我家招牌旁邊貼著『領罵不欠』嗎？」江標受了這一臉惶恐，心中□分愜氣，卻也沒法道他，只得再趕下戶。一路走一路歎氣，走了一段路，卻沒一個棺材店。忽然遠遠的看見一人走來，江標暗喜道：「好了！這會師父的後事皆有發落了。」畢竟不知來的這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